

懷念張學恭牧師



／于力工

引論

美國南長老會差派宣教士到山東一帶作傳福音的工作時，其工作的方法與作風有特別之處。其方法乃是一面建立教會，一面辦教育，辦學校乃是從小學辦到大學，而辦大學也是以福音的性質為重，而以造就基督徒中學教員為目的，盼望這些中學教員來影響青少年學子。當時許多中學數理化的教員都是出自南長老會所辦的廣文大學（先創辦文薈館，遷到濰縣後改稱廣文大學，後再遷濟南改稱齊魯大學）。清末民初山東青年學子參加革命的，不少是廣文大學的學生，學校當局為遷就此事，在民國初創後，這些革命學子，可再回廣文大學完成大學課程。先父于心清也參加了革命軍，因此遲了一年才從廣文大學畢業。

除了這一性質外，再就是同時訓練傳道人，造就教會人才，所以從文薈館時代，廣文大學的畢業生中產生了一大批的傳道人，等到廣文大學遷往濟南後稱為齊魯大學，這才在大學

中設立一種學院課程。大名鼎鼎的舊約專家神學家H. H. Rowley即是教授之一，Rowley在舊約神學，聖經史地，宣教神學均有深遠的研究與成就，其內容常為舊約學者宣教神學家所引用。以後由於該院神學思潮受德國神學「前進」思想所影響，以致信仰上有了偏差。教會若要選派神學生，甚少送往齊魯神學系受造就。

既然提到造就教牧人才，美國南浸信會亦在山東半島東北部黃縣設立神學院。華人教授中比較聞名的是秦學詩牧師。其他宗派有無大規模的神學院不得而知。美南浸信會是福音派而且傾向保守，為了需要，特在山東濰縣設立華北神學院，其院務由赫士牧師主持。他羅致了一批華人教授，如賈玉銘牧師，張學恭牧師……等，西教士教授有道雅伯牧師，何廣詩牧師等，為一時之盛。大江南北，粵江流域，甚至韓國來修讀者甚眾。在濰縣除設置華北神學院外，亦設有「宏道中學」，由於當時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反對教會中學，因為教授聖經，不準立案，甚至齊魯大學立案時也遭到為難。

家叔父于秉清因當年在山西銘賢中校任數理化教員。校長是孔祥熙，而且曾是棋友，後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故學校差派他去南京疏通，孔祥熙這才派了主持教育部的朱經農前往任校長，作校長的目的專司辦理立案事宜，可見當時問題的複雜。由於宏道「中學」繼續教聖經，故改稱為宏道院，而由何廣詩管理該院。于秉清副之（于秉清亦廣文大學畢業，也在華北神學院修讀畢業，名正言順是赫士的學生），由於成績好，也蒙赫士垂青，甚為器重。

千禧年的問題

賈玉銘牧師與赫士之間，在神學的見解上發生歧見，賈牧師主張有千禧年（但不是極端的千禧年派人士），赫士院長主張無千禧一說。由於兩位見解不同，先在課堂中各述己見，以致成為正面的「衝突」。賈牧師其時，已是各傳各地，其學生、著作，講道遍及華北，不久南京金陵女子神學院聘請為院長，離開了華北神學院。在西教士中，何廣詩牧師主張有千禧年，也形成了一時的對立，何牧師主持宏道院，道雅伯牧師發展他與萬聯會（即是麥堅泰的路線）的關係。

張學恭的地位

在上述的背景下，張學恭興起來了。

張牧師是一位純樸厚道的學者，先是在華北神學院畢業，後去美國Princeton留學獲道學碩士學位(M. A.)。他沒有繼續在Princeton攻取博士學位，因其信仰太「新穎」。（這也

是梅欽一些人士離開 Princeton 而另組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神學院的原故) 反而去了不發聲位的慕迪聖經學院進修，他回國之後，並不洋腔洋調。據說當年去美時，還是赫士教他怎樣穿西裝的。那時國內的傳道人，都是長袍馬褂，西裝革履還是後來的作風，還有一時，有的傳道人以為西裝革履不夠屬靈，歸在「愛世界」的傳道人中。宋尚節、王明道、計志文……等領會時都是長袍馬褂(已開始穿皮鞋)。

張學恭牧師是赫士所選中的接棒人

由於他執掌華北神學院後，畢業生分佈各地。當時在香港伯特利聖經學院的牧師中，陸璇女士，是華北神學院畢業生，大力介紹張學恭牧師來主講伯特利教會所主辦的夏令會。另一講員是金罕牧師，主堂則由張牧師主講。他每天用詩篇廿三篇中的一節作主題經文。伯特利神學院派我作記錄，因此他的每一字，每一句，我都留心的聽著記者；記下來之後，當天就要整理好。他每逢講完一段時，好像舊式章回小說，都會說「有詩為證」，這也是因為張牧師對詩詞造詣甚好，他站在台上，微風不動，字句咬的很清楚，如長者諄諄教導，而且從從容容，面帶笑容，直視聽眾。雖然張牧師山東口音甚重，聽眾卻易於明瞭。過去在港九一帶，多以為祇要口操國語的講道，都是好的，似乎兩廣都不出各講道家。其實不然，像黃原素、趙柳塘、楊濬哲……都是兩廣佼佼者。或者也是因為大陸在日軍掃蕩侵佔之下，後變色，不少的北方傳道人南來香港，如計志文，趙

世光，趙君影……大家租戲院來聚會佈道，轟動一時，有人一日趕幾堂聚會。

所以張牧師以華北神學院院長來港(初次來聚會，以致每日坐無虛席。這是一次難得的場面)。

獨當一面

抗戰初期，日軍由華北南下，先攻取濟南(濟南無險可守)，再繼續由鐵路南下膝縣不戰而棄守。日軍殘暴，人人皆知，當時不少的婦女進到華北神學院求保護。當日軍要強進華北神學院、宏道院、孤兒院時。何賡詩牧師(William Hawkins)出面試阻止日軍進入，結果被日軍掌摑，當時張學恭牧師挺身而出，除了以身阻止日軍進入外，復負起三院院長之責，一人獨掌大局。西國教士全部被禁在集中營中，戰火燒遍沿海的省份之後，華北神學院被迫於停辦。

泰東神學院興建

勝利後，華北神學院尚未復校前，趙君影牧師由重慶東下，即刻與張牧師接洽，聘他來主持新舉辦的泰東神學院。我先由重慶東下來南京，在南京鼓樓黃泥崗開辦了基督教會，就在同一地址。張牧師率全家來南京。泰東神學院開辦後，聘請了幾位第一流的教員。而主要支持的團體，是中國「佈道十字軍」(C.M.C.)，後趙君影牧師離開「佈道十字軍」專任中國基督徒大學生總幹事，而張牧師繼續留任院長

工作。

共軍渡長江前，張院長率同學老師把神學院南遷廣西，這時我的四叔于秉清和同工，執教神學院，也隨院南遷。文革時，他遭到極大的摧殘，我的叔父和張院長均死在廣西，張牧師享年六十五歲。

「個人佈道」一書

使我終身不忘張學恭牧師的因素，除了他的風範外，特別是他從美國回來之後，把他修讀及經歷的「個人佈道法」一書出版。由於陸璇在伯特利聖經學院及重慶靈修神學院執教，大力舉薦這本書，而且當為「個人佈道」一課的教科書。當時的參考書甚少，這既然是課本，我就把內容全部背下來，一方面是求得其法，一方面也是為了考試，不僅是讀，而是熟讀，熟背。所以這本書使我們欽佩張學恭牧師有真理知識上的認識，在他的書中曾提及伯特利教會及神學院的創辦人胡遵理的父親胡司主教，他曾為美以美會的總監，退休後。不像以前到處在大型的聚會中講道，而是出去找人作個人佈道。後他見證說，我退休後領人歸主的數字比我未退休前大型佈道會所領的人歸主還多。這一事實，迄今我不能忘記，而書中其他的教導，均其中肯，可供今人參考，盼此書再能出版問世。

張牧師一生守住了神給他的崗位與托付，這托付就成了他的一生負擔，而他盡忠到底，堪為今日傳道人的模範。